

你是蛾

还是蚕?



□李月亮

感情里有两个经典的怪圈,很多女人跳不出来。

一个是飞蛾扑火。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,女人总是莫名其妙地爱上会让自己痛苦的男人,而且明知未来会痛苦,还是很勇猛地去爱。很傻,也很怪。

一个是作茧自缚。女人守在平淡的婚姻里,倾尽全力把男人打扮得光鲜亮丽,然后男人便去跟女同事调情,向漂亮小姑娘抛媚眼,在红颜知己家里留宿。

如果你正渐渐从婚姻中品出苦味,那请想想,你是蛾,还是蚕?或者以前是蛾,现在是蚕?

很多明星都是蛾,比如陈冠希的那些女人们。很多小三都是蛾。遇到他时,只觉得眼前一片灿烂,飞近后,才知道灼烧的疼。疼,却不后悔不后退。旁边的人都痛心疾首,说别傻了他骗你。她却还拼命地碰撞纠缠,企图要一个完整的结局,而

真正的结局,永远都不会完整。

一不小心成了扑火的飞蛾,多半是因为遇人不淑。男人的坏,各有各的坏法。感情的凶险在于,很多诱你入深渊的男人,外表看起来并不坏,或者说,很多男人坏得很隐蔽。当年的胡兰成看起来多么真诚可信,连张爱玲这样心智超群的女子都倾了心,望能与之相借终老,可谁能想到,他最终那么不客气地辜负了她,让那段感情成了她一世的伤。据说胡兰成后来在日本追求其他女人的时候,也是那么真诚执著、极有耐心,可以在雪地里站上一整天,只求见上对方一面。这样恳切的攻势,让好几个本来有些讨厌他的女人都对他动了心。不知道那些女人伤着几何呢?

所以说运气很重要。如果碰巧遇上了个华丽的坏蛋,女人多半是逃不掉的。林黛玉也算是冰雪聪明吧,遇到宝玉,还不是把一生的眼泪都给了他?

如果你是蛾,大可以此为自己开脱。不过,再好的理由,也挡不住你内心的苦和伤。

而做蚕的女人连个借口都不好找。像《中国式离婚》里的蒋雯丽,费尽心思把老公弄成副院长,自己辞了工作老实在家做贤内助,可惜规划和发展是两回事,男人在外面永远不像他说的那么守规矩,尤其是优秀的男人。剧中最后那一纸离婚协议,不知包含了一个中年女人怎样的酸楚。我们身边,有太多化身成蚕,正在忘我吐丝的女人,她们把全部精力放在男人身上,一切以男人为本,让自己越来越深,无法自拔地依附于他,以为自己在崇高地无私奉献,更以为老公会牢牢记住自己的功德,一辈子不离不弃。可他们真的会领情吗?

你给他洗衣服,双手被碱性溶液泡得干枯起皱,他看了,表面上流露些怜惜,内心里却本能地生出些不悦与反感,很

可能更本能地想起谁谁那双细嫩白皙的小手,并暗暗垂涎。所以,你崇高的自我牺牲既不聪明,也不值得,更不安全。

无论做蛾还是做蚕,都是出于女人的本能。不幸的是,你还可以给自己找到很多好听的词,比如形容蛾说追求真爱,形容蚕说贤良淑德。这实在是一种误导。追求真爱很好,但闭着眼睛明明是火坑也得跳就不好。贤惠也很好,但必须同时配备智慧。否则你想想,那些歌颂你的人,哪个会在你人老珠黄被人甩的时候为你埋单呢?

必须承认,有一些本能很有害。若想除害,就得学聪明。如果有一种品质会让女人活得幸福,那么答案肯定是:智慧。

这世界上有很多火坑水坑。若遇到胡兰成,就要比张爱玲还聪明。若嫁给陈世美,就要修炼成皇家大小姐。聪明的女人不做蛾也不做蚕,要做就做小蝴蝶。

心机学

人性试验场

□童卉欣

一个高挑美丽的女人,是道赏心悦目的风景;一群高挑美丽的女人,是场战争;如果这群高挑美丽的女人在争夺模特队长的位子,那注定是场残酷的战争。

自选衣服,化妆造型,拍时装照,根据照片评判各人资质和表现——这是主考方的出题。唇彩是武器,耳坠是武器,礼服是核武器……小路自恃年轻貌美,横冲直撞,同A抢化妆师,挤对B的发型,还强穿C已经试好的礼服,在本已紧张兮兮的气氛里再布硝烟,引得所有人都将压力和积郁的出口暗暗指向她。

离开拍还有10分钟,之后的一个小时拍摄时间分给四位姑娘。小路忽然腹痛,弯腰不起,A和B视若无睹继续玩手机自拍,只有C问:你要紧吗,还能拍吗?

小路摇头,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。C给小路披上衣服,准备送她去医院,A拉住C说悄悄话:没多少时间了,你一个来回就耽误了自己的大事,她那样儿,谁知道是不是装的!

C还是坚持送小路去医院,赶回来,只余8分钟,发已凌乱,妆也花了,拍摄自然勉强塞责。

照片送到评委的手上,不过,他不认真看。犀利的眼光扫过眼前的四个美女,然后平静地告诉大家,她们当中,真的有一个人是事先安排,是“装的”,大家都知道了,是小路。

C赢得了模特队长的位子,因为她的宽容,她的“不忍”和她在自己的锦绣前程与他人的健康生命之间的选择,决定她不仅仅可以成为一个模特,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队长。

A姑娘和B姑娘,一样的如花似玉,一般的光艳动人,只是没能通过这场人心的试验。幸好,人群中,还有C和C们,让我们在华服美衣之外,能够领略和期待另一种美。

而我身边,好友苗苗也在烦恼,世上难道没有男人是可靠的吗?自打被第一任男友“劈腿”,她就变得非常小心,和再相识的男人“交往”了之后,她会化身别的女人加他们QQ,和他们聊天,出言安慰,也索求关心,最后抛出见面邀约,男人们竟然无一例外地——答应了,区别只在于口气上的决断和犹豫。

苗苗灰心之余,有了现任男友,是个人人眼中的老实人,且各种“硬件”都比苗苗差一截,“只求省心,不求优秀了”,苗苗在心里叹气。仿佛有瘾在身,她又化名“无依”加了老实人的QQ。

几个回合聊下来,她发出一枝玫瑰和“见面好吗”,那一刻,苗苗的心好像停跳了,两分钟之后,看到对方回复“那行吧”,她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求助于情感专家,专家说,傻姑娘,别玩这种试验人性的游戏了,谁都没通过你的“试验”,可最后输的是你自己,你想靠试验来建立“信任”,正是缺乏“信任”才会去一次次试验啊。

试,或被试,人生是一个大大的试验场。在一次次选择中,我们圆满了自己,还是失去了勇气?是看穿了他人,还是在某一瞬间,洞悉了自己?

及,一时有语塞:“可是,可是……可是本来一年会长三道皱纹的,用了它可能只长一道”

我从没听说过皱纹的长势还可以如此精准地掌控,忍不住对她的荒唐嗤之以鼻。

她当然不肯就此叫停,说新品成为名品总要有个过程;我说我自己的脸又不是试验田,干吗为了这个莫须有的名品去冒没意义的险……现在想来,我们俩的个性太像,连那种勇往直前的执拗都势均力敌,像两把长剑尖锋相抵,顶得慢慢变了形,却谁也不肯稍稍退回去。我开始觉得厌烦,对她的抗拒,从开始的婉约含蓄变得越来越直接,她渐渐来得少了,我们之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疏离。之后我工作变动,怕她再来跟我没完没了地说她的“新品”,便不告而别。直到现在,再想找她的时候,已经音信杳然。

写到这里,脑海里涌出一句话:“而明日,明日又是天涯。”

活到现在这个年纪,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的故事已经听过不少。可轮到自已,那种淡淡的伤感和酸楚还是觉得无言以说——不是撕心裂肺的疼,而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空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飘过来晃一晃,搞得我心里怅怅的,惋惜人生的……不完整。



站朗诵。磁性的声音,配上或灵动或忧伤的音乐,诗里淡淡的酸涩变成了清纯的寒香,仿佛那段青春都散发着柠檬草的味道。

毕业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,彼此还能经常见面。回到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,我们的话题一天比一天接地气了,好在还谈得来。可有一天,她忽然对我说她兼职做了直销,立时

就宣讲起产品——雪白的、保养的、抗皱的、彩妆的……头头是道,滔滔不绝。我自小不爱描眉画眼,这一点她也知道,现在却忽然发觉有扭转和拯救的必要,跟我普及起“对镜贴花黄”对女人是多么意义深远。

我偏执地抗拒一切推销上门的东西,她却更加偏执地非要与我分享,尤其让我恼怒的,是她每次过来都带一本万恶的最新产品目录,枪不离手,曲不离口地给我讲这家保养品的种种妙处,每一款都是对美容革命的强劲颠覆。

“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用一点,那做女人就未免对自己太刻薄了。”如此种种,那种高歌猛进的亢奋,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我这样的人姿色平平,再涂再抹也不是仙女,好在不靠脸吃饭,所以心里也坦然,况且衰老这事,根本就是大势所趋。她对我这种极端的反应始料未

名家言

一步即天涯

□阿简

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。

那时候正读大学。风花雪月的象牙塔里,又是精力过剩的年纪,我们常常逃掉无趣的专业课,信马由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我爱写诗,她爱朗诵。有一回系里上大课,我们俩刚好坐在一起。我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,随即翻开带来的本子记下来。她趴在我胳膊上一字一字地念,起初只是嘴唇轻轻地翕动,渐渐便出了声,后来神情并茂地越念越响。我忽然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,连忙示意她停止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——抬眼一看,周围的人几乎都在侧目围观,连讲台上的教授也停下来朝这边行注目礼。整个阶梯教室,一片令人难堪的沉寂,她却还自顾自沉浸其中诵读着。我使劲推了她一下,她这才愣愣地看了我一眼,环顾四周之后尴尬地笑笑,转头却悄声问我:“怎么啦?”

那些小诗现在看起来,多少都有点“爱上层楼”的味道,可当年大约念在情真意切,倒还有共鸣。她整天追着我要新作,还常利用职务之便,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做背景——最常见的是克莱德曼的《秋日私语》、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,并拿到学校的广播